

7月8日,由中韩美术协会、中韩地区经济协会、中国中名联集团共同主办的“中韩建交32周年纪念艺术交流展”活动,在韩国国会隆重开幕。受邀参加此次活动的,有韩国国会议员,也有中韩数十位知名书画家、企业家。

其中参加活动并在展会发言的书法家王悦强,字仲毅,号朴平,斋号真元堂,1957年出生,于济宁市嘉祥县大张楼镇。他是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鸟虫篆艺术研究院秘书长,也是鸟虫篆艺术研究院院长王祥云的大弟子,鸟虫篆第四代传承人,全国鸟虫篆考级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

王悦强还是中国国宾礼特供艺术家,中国名家艺术联盟签约书画家,北京鸟虫篆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特聘高级顾问,中华志愿者协会理事,山东理工大学特聘客座教授。

在接受《文化周末》记者专访时,王悦强介绍,他从8岁时跟父亲学习书画和飞鸟虫书,是飞鸟虫书第三代传人。

距今9000年前,贾湖古人在龟甲、骨器、石器和陶器上刻写的符号,延续着中国人“始作书契,以代结绳”的文明史。鸟是远古人类崇拜的神,古人借鸟的神通,将与文字结合,与天地交往,与神灵和祖先沟通,祛邪纳福,创造了中国文字艺术鸟虫篆。

鸟虫篆作为中国古代文字艺术,起源于商周时期,是由图腾文、甲骨文、金文演变而来的一种特殊书体,主要出现在青铜器上,是青铜文明的象征。

提到民间鸟虫篆并不流行的原因时,王悦强解释道:“鸟虫篆是贵族文化、吉祥文化、宗教文化的一部分,所以并未在民间普及。鸟虫篆是中国书法艺术源头之一,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。”

鸟虫篆在古代应用于符节、书信、仪仗、礼器、生活用具、建筑构件,大量的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证明,鸟虫篆从商周到秦汉使用了1200多年。如果从图腾文字算起,有6000余年的历史。

鸟虫篆是书手刻意追求的一种崭新艺术意念,形虽华美,而不逾矩。郭沫若、容庚等古文字学家认为,鸟虫篆是中国书法的源头之一。鸟虫篆是先民用文字艺术形式讲述故事、表达心声、畅想未来而进行的文化艺术实践活动。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表达,传递了古代文明的基本资讯,是解码古代文明的秘密钥匙。与其他文化艺术形式一道,始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者、参与者、传承者和贡献者。

鸟虫篆书法利用笔势顿挫,于屈曲蜿蜒中表达书者刻意追求的一种崭新艺术理念。整体造型匀称多姿,丰纤有致,形华美但不失规矩严整,在书法艺术之中另辟蹊径,独显光芒。

鸟虫篆书法盛行于青铜器铭文书体中,曾引领商周时期中国文字艺术的方向,创造了青铜时期的辉煌,是诚实守信文化的原点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,秦始皇废除六国文字,独把鸟虫篆保留下来,成为大篆、小篆、刻篆、虫书、摹印、署书、殳书、隶书8种通用文字之一。汉代也将其作为古文、奇字、隶书、左书、缪篆、鸟虫书6种通用文字之一使用,可见对鸟虫篆的重视。

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中,鸟虫篆艺术将神奇美好的造字故事,浸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,储存在生活的寻常日子里,融化在人们的血液里,形成了中华民族生命的底色。

这些制作在不同载体上的文字艺术,既悬浮于苍穹,又深藏于人世。从古至今,一代又一代人总是把自己的情感和期盼,以及理解和创造,融入文字本体,赋予更深远、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,把现代人带入到对文化创新的追潮中,达到贯通古今的勾连,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记忆。

王悦强的鸟虫篆书法艺术,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,并不断创新、创造。形神兼备的鸟虫篆,既有篆书的磅礴气象,又有鸟虫的灵巧姿态,二者在交融中到达了全新的境界。王悦强表示,希望自己能不断突破,不断进步,把鸟虫篆艺术和济宁文化发扬光大。



周末聚焦·指尖上的济宁

小闸口桥边的朱大刀

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

师。当时济宁毛皮业发达,内销和外贸出口名扬世界。济宁本地回民开办了皮厂,朱克明就给皮行和皮厂做皮铲。处理毛皮必用的工具就是皮铲,锋利、顺手,效率自然就高。朱克明做的皮铲,质量是公认的,不然也不会成为皮厂指定的刀匠。

1960年,国家允许个人“单干”,朱克明就成了个体工商户,从家门口支一个烧炭的炉子,做起了锅刀和铁铲的买卖。和规模较大的行当不同,自己单干的工商户,往往不需要挂牌,家门口有家伙山为记,世人自然知道是做什么的。15岁的朱培忠,这时候就跟随父亲边学手艺边做买卖了。

1964年搞“四兴”,朱培忠被分配到了济宁市第一五金厂,负责锻打菜刀,打好的菜刀定向交给供销社。正是因为朱培忠,这段时间的菜刀品质特别好,锋利、耐用,广受人们喜爱。也是因为菜刀的材料是从北京宝山钢铁厂进的,叫“复合钢”。现如今科技进步了,网上卖的刀反而不耐用。用了朱培忠的话说,这是因为机器虽然省了劳动力,但不如手工磨的精细,把控程度也没有人工的细致。

1980年,朱培忠和家人依然做着大刀的生意,依然是家门口,有明火的炉子,烧出来的刀磨得更加锋利,广受用户喜爱。生意不错,一天挣个10块钱,20来块钱很轻松。这时,就已经有“朱大刀”的名号和牌子了。再后来,朱培忠又去

工商局注册了商标,让大家找他更加方便。

1995年,朱培忠办了内退,2000年正式退休。他先去了邹城市太平镇北亢村,这是他父亲的老家,父亲的不少徒弟、徒孙仍在做刀。朱培忠既做技术指导,又做经销商,帮大家把做好的刀带到济宁去卖。

现在朱培忠的摊子,仍挂着“朱大刀”的牌子。从厂里进来的模具刀,上面印着“济宁朱大刀”几个字。打磨需要的步骤不少,先用卡子固定住刀,再放在磨刀石上磨。磨之前要沾水,先粗磨,再放到另一块磨刀石上细磨,再细看有无瑕疵。

磨好的刀锋利无比,刀锋呈一条直线,用手稍微触碰就有刺痛感。家里的厨刀,小一些的卖40元,大一些的卖45元;饭店里用的刀,小一些的卖50元,大一些的卖55元。比网上卖得贵,但物超所值,不少市民、厨师都慕名前来。

朱培忠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1965年出生,小儿子1973年出生。或许是经常磨刀锻炼的缘故,朱培忠家人都长寿。父亲朱克明80岁患病,朱培忠照顾了6年后,老人去世。朱培忠的母亲90岁去世,也是高寿。朱培忠的老伴现在离不开人照料,两个儿子和几位亲人轮番照顾,才让朱培忠有时间出摊。

在济宁唯一坚守着纯手工磨刀的“朱大刀”,在即将80岁的年纪,能为社会、为家家户户再磨上几把好刀,这让朱培忠倍感幸福。



朱大刀名叫朱培忠,1945年生人,今年虚岁80了。1945年的太白楼南边运河沿岸,各类商铺林立,好不热闹,朱培忠就出生在运河北街。这里全是铁匠,朱培忠的父亲朱克明,也是其中之一。

朱克明是1915年生人,2001年去世,享年86周岁,曾是老运河河边闻名的刀匠。13岁时,朱克明就跟随济宁传奇铁匠李庭元学习打皮铲。李庭元的手艺从清朝光绪年间就出名,不只是在济宁有名,顺着运河走的沿岸城市,不少人都知道,所以称之为“传奇”。

名师出高徒,朱克明也成了做刀铲的大



物志》中,就有“香茗”一节,记载了明人焚香伴饮的6种情趣:谈玄悟道时,能提神醒脑;晨钟暮鼓时,可舒解郁闷;吟诗困倦时,可去困解乏;儿女情长时,有助于享受温情;雨天闭门时,能解寂寞;宿醉熬夜后,能使身轻舒爽,润肺开喉。

熏香带来的日常器具和艺术珍品

与熏香文化相伴而生,各式香具也随之而来,且极其丰富多样。不仅涵盖了简约实用的日常器具,也出现了精雕细琢的艺术品,这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,工艺技术与审美追求。这些香具既有古朴典雅的青铜器,也有精美绝伦的瓷器,更有富于异域风情的金属香具,充分展示了古人对生活美学和精神享受的追求。

春秋战国时期,由于室内焚香的出现,所用之香具得以形成。秦汉时期,熏香风气从宫廷皇室贵族扩展到平民,出现了大量炉身较浅,用于熏燃草本植物的豆式熏炉。炉盖和炉身有进气孔,便于香材充分燃烧。

丝绸之路开启后,树脂类香料进入中国,带来香具形制上的变化,博山炉开始流行,用以炭火熏燃树脂香料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文人精细化的生活使熏衣、熏香成为时尚。佛教的影响,也逐渐体现在香具制作中。

唐代,因外域文化融合,佛教兴盛,用香增多,香具也极度奢华。许多异域风格的金属香具,就出土于法门寺、何家村和沙坡村等地,敦煌、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也有大量香具形象。唐代的熏炉造型趋向多元化,通常采用真实存在的,或者想象的飞禽走兽,比如狮、鸭、鸳鸯、狻猊、麒麟形象等等。

宋代的崇文氛围和禅学兴盛,产生了符合文人美学的香具体系。金石考古学的兴起,使青铜器作为香具使用成为风尚。随着制瓷烧制工艺的进步,仿青铜器造型的瓷质香具流行,用香人群也从王公贵族扩展到士人平民。市民情趣香具的大量出现,是宋代香具发展的另一个方向,香具形式也变得非常丰富。

明代香事活动以世俗情调为主,焚香成为常态化生活方式,流行使用“炉瓶三事”组合。宣德年间,宣德炉广受青睐,形成了赏炉文化。在陶瓷香炉造物方面,清代达到新的辉煌,品种、器形、纹饰、色彩都丰富多样。



不同朝代的铜熏炉和香炉

形象生动的狻猊造型。狻猊,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兽,也是“龙生九子”中的第五子。它形似狮子,孔武有力,性子却与外貌相反,与因牛痴迷音乐、睡醒酷爱刀、饕餮喜爱食物等不同,它喜静不喜动,好坐,喜欢烟火,遂衍生出狻猊好香火,专在香炉上吞云吐雾的形象了。

古人相信,拥有瑞兽形象的器物,象征着好运、富贵、长寿等积极意义,能够带来福气和驱除邪灵。因此,狻猊香炉不仅是一种实用器具,更被视为一种吉祥物。既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神兽形象的想象,又反映了人们对神话、传说中动物的崇拜和敬畏。

在佛教文化中,狻猊常被视为护法神兽,能够驱除邪恶。狻猊形铜熏炉从日常器具演变为带有宗教象征意义的文化器物,常用于佛教供养、诵经计时,以及陪葬等场合。在故宫博物院藏的宋代《维摩演教图》中,就可以看到,一尊置于几上的狻猊莲花香炉,正升起袅袅香烟。

济宁市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有趣的动物形香炉——明狻猊形铜熏炉,高19.8厘米,宽8.5厘米,由青铜材质制成。铜炉整体呈狻猊形,其头部高昂,头顶部有一只高耸的角,口部大张,露出锋利的牙齿,眼睛圆睁,似乎正在咆哮,充满了力量与生气。尽管腹部造型简洁,依然可以看出狻猊的雄壮体态。

狻猊造型前肢直立,细节处理注重表现肌肉的轮廓感,给观者结实、稳重的感觉;后肢较前肢更为厚重,看上去粗壮有力。这种设计有助于分担熏炉顶部的重量,使其更加平衡。后肢略微弯曲,仿佛随时准备跃起,呈现出蓄势待发的姿态,赋予狻猊形象更多的生命力和动感。

狻猊爪子栩栩如生,前爪尖锐且锋利,4根指爪清晰可见;后爪比前爪更加粗壮,4根指爪呈现出强大的抓握力,象征着狻猊的威猛与力量。熏炉以稳稳着地的四肢与四爪为支撑点,这样的设计,既起到了稳固熏炉主体的作用,又避免呈现头重脚轻的视觉效果,增强了艺术表现力。相比其他狻猊形香炉或铜熏炉,制作工艺可能不够精美细致,或造型显得不那么生猛威猛,但有一份独特的俏皮可爱,富有艺术感染力。

巧妙的结构设计。这件狻猊形铜熏炉,不仅将香炉整体制成动物形,而且利用动物身体结构巧妙出香,体现了匠人的精湛技艺,也让观者眼前



一亮。它的头部作为炉盖,身则是炉体,炉盖与炉身用精巧的合页连接,打开便可以放置熏香。不仅便于操作,也保持了狻猊形象的完整性。

狻猊形铜熏炉内部空间,也是精心设计的,以确保香料充分燃烧。在炉体中放入香料,香气就从狻猊张开的口中悠悠升起,弥漫在空气中。这一设计不仅实用,还极具观赏性。

南宋周麟之《破虏凯歌二十四首》写道:“七宝为床坐殿衙,金貌双立喷飞霞。”想象一下,缕缕青烟从狻猊口中四处飘散,仿佛能感受到它在呼吸,仿佛它有了生命,何其妙哉。

朴实的装饰纹样。这件铜熏炉的装饰纹样,十分朴素平实。面部和头部周围鬃毛的纹理,采用细致的线条雕刻而成,层次分明,展现出流动感和立体感,强化了狻猊的表情和神态。炉身两侧有螺旋纹饰,运用平滑线条雕刻而成,呈现出流畅的曲线美感。腹部和腿部,可见曲线与弧线组合,贴合炉身的造型结构。这些细节纹饰的设计,赋予熏炉整体和谐的美感,也体现了工匠对细节的关注和精致的雕刻技艺。

明狻猊形铜熏炉的生活美学价值

展现物质生活情趣。在中国古代,拥有生活美学智慧的人们,赋予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深意,将生活演绎成艺术。生活美学的审美传统,深深融入器物的创造之中。

从最初的钵罐缸盆,到秦汉的砖瓦,再到宋元明清的瓷器,每一件作品,都追求器物造型的雅致、釉色的婉约,以及装饰的精巧,无不展示出生活美学的智慧。

熏香能够陶冶性情、提升审美,狻猊形铜熏炉作为熏香文化的载体,不仅体现了古人的审美情趣,还反映了对生活与艺术的融合之道。

追求精神生活寄托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,物品不仅被用于观赏和实际用途,还要能够与身心互动,从简单的玩乐与日常使用,逐步演化为深深触动内心的体验。“美物”不仅带来愉悦和满足,更能激发人们的精神和情感共鸣。

古人常说“托物言志”“以物表情”,说明物品是“寄情”的载体,不仅可以承载人们的情感和思想,还能用来表达内心深处的志向、情感和价值观。

古人通过熏香这种仪式性的活动,提升了审美能力和精神境界,体现了“以香养性”的生活智慧。狻猊香炉的设计中,常融入自然元素,比如各类动植物、卷云纹等装饰,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崇敬和热爱。

这种人文与自然的融合,不仅增强了器物的美感,还反映了古人追求天人合一、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。古人将自然之美引入日常生活,丰富了生活的层次和质感,体现了对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的追求,反映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- ①济宁市博物馆藏明狻猊形铜熏炉
- ②古画中展现的古人用香生活
- ③李公麟《维摩演教图》中的狻猊香炉

资料图片

独家报道

济宁明狻猊形铜熏炉:从设计美感到生活美学

吴珍妮

熏香文化的起源与发展

作为传达中国香文化重要载体的香具,依香而生,经历了数千年朝代更迭的演变,是中国千年物质文化的凝结,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,成为陶冶性情和提升审美的重要工具。

早在远古时期,用燔木祭天和用艾草驱虫,已是先民们的普遍习惯。我国最早关于熏香的文字记录,出现在商周时期。据《周礼》记载:“以莽草熏之,凡庶虫之事。”莽草是西周时期盛行的一种香草作物,点燃有清香。

至商周晚期,以祈福消灾、教化民众、维护宗法制度为目的的广泛祭祀活动,更进一步推动了焚香文化的发展。春秋战国时期,佩香不仅是一种习惯,更成为一种礼仪。在晚辈拜见长辈时,佩香囊是必不可少。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,极大丰富了我国的香料资源,制香技艺也进一步提升。后来熏香不仅出现在祝祷祈福的庄重场合,也开始渗透日常生活。

到了宋代,焚香已同点茶、挂画、插花并列为四般闲事,成为怡情养性的重要内容。写诗填词要焚香,抚琴赏花要焚香,宴客会友、独居默坐、案头枕边、灯前月下都要焚香。

陆游《闲中偶题》“客来拈起清谈麈,且破西窗半篆香”,许棐《题常宣仲草堂》“客来无可款,石炉添水沉”,都描述了文化雅士在香气中闲坐畅谈的情境。文人读书宴饮时要焚香,闲居时也有烧香的习惯,这被称为“燕居焚香”。

许多南宋诗人都写到燕居焚香的生活趣味。例如,陆游在《初夏》写道:“床有蒲团坐负墙,室无童子自烧香。”就是诗人点香的经历。古人还将品香与品茶联袂,明代文震亨编写的《长